



15216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引擎叢書

鄔孟暉 著

上海聯羣書店發行

1929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引擎叢書

鄒孟暉著

上海勵羣書店印行

1929

代 序

孟暉：

你把這書交給我，并囑加以批評。我很願意我能有什麼意見可以貢獻給你。可惜我的能力太小，不足對於這部著作有所可否。我只覺得這部稿子是值得一看的。

社會的一切問題，尤其在現在，其根株是

()

W57890

在於經濟；而從來許多學者能在經濟上解剖給我們看個緻細且指給我們一條解決問題的出路的，只有馬克思派的經濟學。因此，研究馬克思派的經濟學，是要衝出一條新生路的人們的當務之急。

馬克斯派的經濟學書，已經多到汗牛充棟，原已夠我們研究。只是牠這學說的脈絡，是千頭萬緒，從各方面匯歸到一點的，要把牠融會貫通地了解，頗有望洋興嘆之苦痛。而且，牠這經濟的研究又是細則毫芒，不容稍有混統，講到人們經濟活動的各種原素時，頗非略加涉獵就能了然；牠這派的書籍中所採用的各種名詞，都非切辨認不可而又殊不容易辨認清楚的。因而研究

馬克斯派的經濟學說的困難，正和其重要一樣的巨大。

這裏，如果能有一種淺顯的著述，從事實上把馬克思派經濟學說根本原則具體地解釋一下，一定在上述的那種困難上成爲一般研究者的一個大幫助。

你這部稿子，我覺得是這樣的一種著述。

在這裏面，首先從達爾文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關係說明了社會學的出發點，這對於了解唯物史觀和階級鬥爭這兩個根本原理，確是最具體的說法。再從猿猴的變到人類說明勞動的意義和所謂心的根源，也是淺顯而有力。你的意趣原在釋明何謂生產力何謂生產關係，今却老遠地這樣追源

說來，實可使人匯通了不少的脈絡。說地理關係的一章，更把唯物的意義說得很是透澈。

關於說明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三章，雖只粗粗的分解，而在建立馬克思經濟學說中的幾個根本觀念上實有老大的作用。生產力一章，尤為切實易解，抉得要點。這對於馬克思派的經濟學說的了解上，確有綱舉目張的力量。

我覺得這是一本研究馬克思經濟學說的很好的入門書。

我對於你這部著作絲毫沒能有所幫助，實在慚愧得很，請你不要在這書上提起我吧！ 潘梓年。於滬西陋室。22, 11, 17。

目 次

1. 達爾文主義與馬克思主義
2. 從猿猴到人類
3. 人類社會與地理環境
4. 生產力
5. 社會學分析之出發點
6. 生產關係

導 言

在階級的社會中，一切學術思想都含有很深的階級性的。支配一個時代的思想都是適應當時支配階級的經濟條件的思想。必待這個支配階級的統治地位到了已發生動搖，而代替他的新的階級（即當時被支配階級）將應運而生時，然後就有一個適應新



的階級的生存條件的思想勃發。

就大體說起來，現在全世界差不多都還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之下，因而一切流行的學術思想，都受資產階級的影響，在資產階級的支配之下。然而這個資產階級的統治現在已到了末日了，不獨已發生動搖的現象，並且已經開始崩壞了，因而就有一種代替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的思想成立。

不過在這兒，有附帶申明之必要。

歷史不是機械的，循環無已的。無產階級代替資產階級，並不是以暴易暴；他要創造一個有史以來所未有的新的人類，根本廢除過去人類一切壓迫制度。因為過去所有社會的歷史都概括在各種階級對抗中，無

產階級爲歷史上階級對抗中最後的一個被壓迫階級；所以無產階級本着他的經濟地位所要創造的一個新社會是與承襲的財產關係最澈底的決裂，因而他的思想與過去一切傳統的思想也有一個最澈底的決裂。

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凡是統治階級的學術思想，因爲要極力維持現狀，甚至讚美現狀，總是矛盾百出，破綻叢生，遠於真實的；而被統治階級的思想終是進步的，接近實際的——近代資產階級的自由思想比封建階級的神權思想是進步的，而無產階級的思想較之資產階級的思想，又算是更澈底的更合于科學的。

現在單就社會學來說，現今歐美的資產階級的學者，關於社會學的著作可以說是汗牛充棟，然而照我們的眼光看起來，實在是千篇一律，矛盾叢生，毫無科學的價值，不過杜撰或造論而已。這並不是說他們的聰明才智不及我們，乃是他們的階級的意識遮蓋了他們的見地，使他們無從獲得真正的科學的真理。

他們的社會學說，粗看來似乎是千端萬緒，然我們用一句話可以概括：如何多方點綴以維持資產階級的統治。更分析地說起來，我們可以找出三個特點：

一、將資產階級為保存他的統治所實施的社會的組織加以理論的承認或申辯；

二，把資產階級的意識當作永久不變的真理；

三，造成荒謬無稽的言論（如人心可以創造一切，世界文明是人心所欲的結果，社會歷史是聖賢英雄等著作……）以混亂階級的觀點，掩埋正確的思想。

新的無產階級的社會學說，社會與之相反。資產階級所需要是虛偽，而無產階級所需要是真實。因為無產階級在現社會中是最被壓迫的階級，他要求對現社會各種制度有正確的認識——認識愈正確，即自己解放愈迅速；他再沒有階級可讓他壓迫，所以他的思想是澈底的，毫無矯飾欺詐的必要。

新舊社會學既有如此不同，我們站在研究的地位來研究新的社會學，對於流行的社會學的著作中所能採取的材料幾乎沒有——至多祇能採取批評的材料。

這種新的社會學的理論，是早已完全成立，至於編成科學的統系似乎還在草創時代。而關於這方面的學者却綿延不絕地出來，企圖這理論得到最後的勝利。我現在所作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一書，就是最新企圖之一。

這本書是根據歷史的唯物論作成。我原是打算著一部整個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這本書原是包含在這社會學裏面的；後來因種種關係終是沒有實現，祇作了這

段東西——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好在這一段東西有獨立的性質，又是很重要的，我就把牠公開出來了。自然，錯誤是不可免的，缺點一定很多的，但是，只要能夠使讀者可以得着一些革命的社會學裏面一部分的知識——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而且供給一個幼稚的草稿以便有同思想的專門研究的人改削補正，這總不是絕無裨益的事。

我作這本書，我最感謝的是潘梓年先生，多虧得梓年先生給我指正，并替我作序文，特在這兒道謝。

孟暉于上海17th.11.1928.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第一章

達爾文主義與馬克思主義

我們應該知道，萬有都是物質的，心靈現象不過是物質現象的一部分；我們又應該知道，一切流動，一切變化，靜的現象不過

(1)

是動的現象中特殊的狀態。這是辯證法的唯物論，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組成整個的歷史的唯物論的一部分。不瞭解辯證法的唯物論，我們便不能瞭解馬克思主義對於人類社會的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是一貫的。人類既然也是一種動物，人類社會既然也是萬有的一部分，則自然可以而且應該做應用辯證法的唯物論研究之對象。

這兒一定有人要問：怎樣能夠應用辯證法的唯物論去研究人類社會呢？不錯，人類社會以外的自然界是可以應用辯證法的唯物論去研究的，因為一切礦物，植物以及人類以外的動物都是物質。至於人類社會則

不然。人類社會首先是人與人的結合，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便是人與人這係結合發展的歷史。人與人的結合純粹是心理的事實和過程。人與人間相互的談話，交換意見和經驗，共同的勞動……這些都是建立在心理結合上面的。在這中間，所謂物質，究竟在那兒呢？人與人的結合，即相互談話，交換意見和經驗，共同勞動……既然是心理的現象，無所謂物質，那麼便談不上唯物論，更談不上辯證法的唯物論的研究。

發出這種問題的人，其實誤解了物質。他不知道自然界的物質是一回事，而社會的物質又是一回事。這是因為自然界的物質

是一般人所能瞭解的；社會的種種心理現象當然也是物質之一種，但這一種物質則不是一般人所都能瞭解的。這兒需要解釋。我們在應用辯證法的唯物論去研究人類社會以前，應該先解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裏所謂物質究竟是甚麼，我們這一研究人類社會的方法爲什麼稱爲唯物論的方法呢？這個問題的解釋乃是從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到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中間過渡的橋樑。

要解釋這一問題，即人與人的結合中種種心理現象何以也是物質的一種問題，必須研究人類之由來。這兒便說到達爾文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了。

達爾文(Erasmus Darwin 1809-1882)的名著物種之由來(Origin of Species)出版的一年，一八五九年，正是馬克思(Karl Max 1818——1883)的經濟學批評(Le Critiquede l'economie Politque)出版之時。一般人所稱爲“唯物史觀公式”便在經濟學批評有名的序言上面。這就是說，達爾文整個的發展其在生物學上的發現之一年，亦即是馬克思整個的發展其在社會學上的發現之一年。這是歷史的偶合。然而達爾文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中間有真實的關連，這却不是偶合——却是所謂“時代精神”之結晶。達爾文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貢獻是很重要的，他在生物學上證實了馬克

思主義根本的唯物論。在達爾文以前，一般生物學家如李納·(Linni)，以爲物種并非同出於一源，也非由幾種物種輾轉變化而來的，乃是自從上帝創造下來便一直保存至今沒有變化，各種物種沒有增多亦沒有減少。照這種學說，人類當然不是從他種物種輾轉變化而來，乃是自上帝造下來；而人的種種聰明才智，爲萬物之靈，亦是上帝所故造的。這分明是贊助唯心論的神學，與後來的達爾文主義之贊助唯物論的馬克思主義恰正相反。所以在達爾文以前，甚至在十八世紀法蘭西唯物論興盛時代，神學的謬說在無機界科學裏固然失勢了，但在有機界科學裏，如生物學仍然勢欲薰天。一直

到達爾文出來，神學的勢力在自然科學上面才根本推翻了。達爾文旅行海外十餘次，採集種種生物，加以多年的精密研究，然後以確切的論據根本推翻上帝造人之神學謬說，證明物種係由簡而繁，人類正是物種之一，從高等動物進化出來的。這種發現的影響是很大的。以前唯心論者反對唯物論說：唯物論把“高尚的”“上帝賜予的”“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的”宗教，道德，藝術等，都看做粗淺的物質的東西。現在達爾文主義不僅說明人類是從動物進化出來，并非上帝所造；而且證明以前種種“高尚的”“上帝賜予的”“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的”宗教，道德，藝術等，其實在動物也有，并非人類專有

的東西，更談不到“高尚”。即以道德來講，人類向來是以有道德性自驕於“萬物的”。康德（Immanuel Kant）甚至於以人類有道德性為上帝存在的證據。康德說：“兩件東西使我不忘上帝之偉大：在我上面繁星的天空和在我裏面道德的規律。”他的意思是說，外界和諧的構造和自己固有的道德規律實在是神妙不可思議，可見無形中一定有個真宰——上帝。誠然，我們當緊急關頭，有時能夠拋棄個人利益，犧牲個人；這就是道德性，這的確是可貴的“高尚的”。這種可貴的“高尚的”道德性是怎樣來的，是人類獨有的嗎？達爾文解釋說，這是羣居動物共有的一種本能，人類固然具有，

且最豐富，然而在其他羣居動物中都具有這種本能的萌芽。道德性不是別的，祇是集體的社會的本能，有利於集體的本能。假如蜘蛛結網捕蠅，蜜蜂營巢釀蜜是一種本能，鴟梟啄死其母，大魚吞食小魚也是一種本能，那麼在別的發展程度高的一些動物裏，開始利己的本能和集體的本能之鬥爭，這種鬥爭當然就是道德性的萌芽。舉人類做例，人人都有利己的本能，亦都有利他的本能，若後之本能戰勝了前之本能，那便是道德性戰勝了。可見道德性並不是一件神妙不可思議的東西。達爾文曾經舉出很多的例，說明動物也有道德性。譬如他敘說一羣猴子與其他動物衝突時，其中若有幾個

負傷，則很多猴子能不顧自己生命的危險，必至救全負傷的猴子而後已。這正如有主義的革命軍人作戰時，看見同志中彈倒地，於是自全生命的本能和救護同志的本能交戰於中。如果革命軍人不顧自己生命去救護中彈的同志，可以說是有道德性，那麼猴子不顧自己生命去救護負傷的猴子，當然也可以說有道德性了。達爾文關於這一類的例還舉了很多，終於證明：這些“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的”道德性等，其實“禽獸”羣居的動物，也都有其萌芽——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不在這些“高尚的”道德性，祇在發展的程度不同耳。

人類不是上帝所特造，人之所以異於禽

獸者祇在發展的程度不同；而人類的道德性，宗教性，藝術性，推而至於思想，語言等，亦不是神妙不可思議的東西，乃是羣居動物所固有的本能，即羣居動物之物質生活所必需的——這種學說，達爾文主義，分明對我們證明：不僅自然界的礦物，植物，動物等等是物質，即人類社會一切道德性等高尙的東西也是物質之一種，即社會的物質生存需要所必然發生的。在這兒，我們可以知道達爾文主義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貢獻和贊助是非同小可了。馬克思自己曾經批評達爾文主義說：“達爾文的著作是很可寶貴的，並且在自然科學上可以做我的歷史的階級鬥爭論的靠點。……這裏不僅給

自然科學上的神學以致命的打擊，而且從經驗上闡明神學之理性的意義。”（見馬克思致拉塞爾書）。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也說：“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發展的規律，而馬克思則發現人類歷史發展的規律。”（見恩格斯在馬克思葬禮前的演說）。這兩位大思想家各有驚人的發現，他們中間的關連，我們可以引用蒲列哈諾夫的話來說明：

“達爾文解決了動植物種在生存競爭中怎樣發生的問題。馬克思則解決了各種社會組織的形式在人類生存競爭中怎樣發生的問題。邏輯言之，馬克思研究的起點，恰好就是達爾文研究的終點。動物和植物是在物理的環境影響之下。在社會的人類，物

理環境的影響乃由社會關係爲其媒介——社會關係是建立在生產力上面的，而生產力最初發展的遲速則視物理環境的性質而定。達爾文並不像拉馬克一樣，以動物機體發展的天然傾向來解釋物質的發生，乃是以機體對外界條件之適應來解釋的：不是機體的天性，而是外界的影響。馬克思解釋人類的歷史發展，不用人類的天性，而用社會的人類應付外界而起的人與人間社會關係的性質。這兩位思想家研究的精神是完全相同的。所以我們能夠說：馬克思主義是達爾文主義之應用於社會研究者（我們知道，在年代上並不是這樣，然而這是不重要的）。這而且是達爾文主義之唯一的科

學的應用，因為一些資產階級的著作家從達爾文主義做出的結論，並不是科學的應用達爾文主義於研究社會的人類之發展，而是簡單的資產階級烏托邦，宣傳醜惡的道德，即如主觀派先生們宣傳良善道德一樣。資產階級著作家私淑達爾文，實際上他們向讀者介紹的，並不是達爾文的科學方法，而僅僅是達爾文所說的動物之獸性的本能。馬克思從達爾文出發，資產家著作家則從達爾文所研究的禽獸出發。”

第二章

從猿猴到人類

根據達爾文主義的解釋，我們已經可以明瞭，人類社會同自然界一樣，都可以做辯證法的唯物論研究之對象。因為我們不僅知道人類是從動物進化出來，本身也是物質同其他的動物一樣，而且知道人類社會

人與人間的結合中種種心理現象，也是物質的一種；所謂社會的物質，也是可以用辯證法的唯物論來研究的。社會的物質是建立在一般的物質上面，是從一般物質發展而來的。但這樣還不夠，我們還應該進一步知道：社會的物質是怎樣建立在一般的物質上面，是怎樣從一般的物質發展而來。爲這目的，我們便應該拿一種觀點來看人類怎樣從動物進化出來。

從類人猿進化到人類，自然同從低等動物進化到類人猿一樣，都離不了生物進化的共同規律：“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但蒲列哈諾夫說得好：“馬克思研究的起點，恰好就是達爾文研究的終點。”換一句話說，

即達爾文所研究的，是生物界（有機界）發展的規律，馬克思所研究的，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人類社會是生物界的一部分，其發展自然離不了生物界共同的規律；然而人類社會發展畢竟有其特殊的固有的規律。這種特殊的固有的規律，乃屬於社會學研究的範圍，而不是屬於生物學研究的範圍。從類人猿進化到人類這一過程，是生物進化到人類終點，同時又是人類社會進化的起點；這一過程本受生物界共同規律所支配，同時也開始受人類社會特殊的固有的規律所支配。所以我們現在應該拿社會學的觀點來看這一過程。這是比達爾文主義更進一步的研究。這種研究所得的新的

結論，自然不是推翻達爾文學說，也不會與達爾文學說相矛盾，乃是補充達爾文學說。

人類究竟怎樣發生的呢？究竟怎樣從類人猿進化到人類呢？這個問題在達爾文主義裏找不到具體的確定的解答；但由人類生理的解剖以及上古工具之發現，我們是可以根據人類社會歷史發展推知的。現存的類人猿主要的有四種：Gorille, Chimpanze, Orang-Outang, 和Gibbon。前二種居住在非洲，後二種則產生在亞洲。這四種類人猿在一切動物中最與人類相似。人類顯然與這些類人猿是同一祖先進化出來的。據生物學家的研究，幾十萬年以前，約

當地質學家所稱爲第三紀(Tertiary)的末期，在熱帶的某地——大約是現在沉於印度洋的大陸——生存有一種發展程度甚高的類人猿。這是人類的祖先，達爾文曾經描寫過這種類人猿的形狀：他們週身生遍了毛髮，他們有鬍鬚和尖形的耳朵，他們是成羣結隊生活在樹上的。他們時常要從這株樹攀過別一株樹，必須用前足，像現在的猿類一樣，所以前足的作用比較的複雜，與後足的作用不同。其後，有一部分離開叢林到平地上生活了，因環境需要迫得用後足起立行走，而以前足做別種作用，如摘果擲石之類。久之，遂成直立以後足行走的習慣。這便是從猿猴進化到人類的一個緊要

關頭。

這樣直立以後足行走，起初是勉強的，隨後始逐漸成了習慣。但要養成這種習慣，必須前足的確除行走外有別種專門的功能，而且其功能又必須在生活上是很重要的。在現存的許多猿猴裏頭，我們很明顯的看出他們前足和後足的功能各不相同；他們的前足除了攀樹之外，還會建築巢穴（如 Chinpanze）或摘取果實，防禦敵人；但現存的猿猴，無論如何，還沒有直立以後足行走之習慣。猩猩乃至普通的猿猴都能夠直立以後足行走，但他們這種能力是勉強的，還未成為習慣，他們通常行走總是四足並用，這是他們自然的行走。他們為什麼不能

像人類這樣自然的以後足行走呢？因為他們前足的功能還不甚大，還不到使後足能直立行走的程度。人類的祖先最初也是同他們一樣，但因生活的條件變換了（如不在森林中居住之類），需要迅速的奔走，需要較遠的視線，特別需要更發展前足的特殊功能，以適應新的環境，於是後足直立行走初祇勉強的，後便不得不漸漸變成習慣了。這種習慣一代一代遺傳下去，於是類人猿便成了直立行走的動物。

類人猿既進化到能夠直立行走，便發生了很大的影響。首先是前足解放出來，成了人類的兩手。猿猴的前足主要的功能乃在攀援行走，其他如摘果擲石蓋屋之類，乃附

帶的功能而已；人類的兩手則不然，人類行走絕無須乎兩手，兩手不作行走之用，而專門發展其特殊的功能，乃至於現在手指骨的構造異常之活動，可以製造生產的工具，以至於繪畫極美麗的圖畫，彈出極和諧的音樂。試就人類兩手的構造和動物如發展最高之類人猿兩手的構造，解剖比較而觀之，便可知道，人類運用手指骨之活潑決非其他任何動物所能比擬。這完全是人類因環境改變了需要前足發展其特殊功能以從事勞動之結果。可見人類的兩手，不僅是勞動的工具，而且自身便是勞動的生產品。

由動物的前足進化到人類的兩手，這已經是很大的進步了。但手(前足)是活的人

類全部機體中一不可分開的部分；動物的前足成了人類的手，這種變化自然要影響到活的人類全部機體。這種影響是多方面的，我們不能夠一一列舉來說。首先我們知道這些人類祖先是羣居動物，因為人類是一切動物最高的羣居動物，當然不至於從非羣居的祖先進化出來。當兩手和勞動日就發展時，其對於自然的權力自然隨之增高，於是在一個人類社會中所包容的人數也增多起來，因為生產日多，可以供給較多數人的生活了。在人數較多，勞動日就發展的社會中，社會分子中間當然需要較密切的結合，於是遂更加有相互間交換意見的必要，即此聲音便逐漸複雜而成了簡單的

語言。有了簡單的語言，勞動更加能夠發展，而勞動發展影響過來，又促成語言的複雜化，久之由語言的發展又影響到腦的結構上面，而由腦的結構復影響到感官。譬如語言逐漸發展，聽官自然要隨之逐漸發展，其他如視官嗅官味觸官等自然也是如此。這些都是直接間接受兩手發展的影響而發展的。同時腦的結構及感官之發展經過人類推理力和辯證力的發展，反過來復影響到勞動與語言，使人類社會愈加向前進步。這樣相互影響的發展是沒有止境的，各時代各地方雖然有社會發展遲速之不同，但在總體上是往前進的。

從類人猿便是這樣進化到現在人類的社

會。這樣的進化是經幾十萬年或者幾百萬年然後才能成功，在這幾十萬年乃至幾百萬年中，我們自然覺得很久，但在地球的生命上計算，不過是一瞬間而已。但無論如何，人類社會終於從動物中進化出來了。

綜觀上面所說，可見從猿猴進化到人類的過程，其實就是勞動的過程；而人類社會所以區別於羣居的動物也就在勞動上面。在羣居動物裏，如猿猴，對於自然界全是被動的，所維持生活的，全恃自然界現成的食物，一旦這一地方的現成食物缺乏了，他們便遷移到別一地方去，不然便坐以待斃。人類便不然，一開始兩手解放出來，便能夠從事較複雜的勞動，選擇可食的植物，使食料

的種類複雜了，便不易於常遇絕糧的困苦；同時又能製造工具打獵或捕魚，因此又加肉食，食料更豐富了；後來於肉食之中，發明火的作用，并能利用野獸為家畜，以幫助人類勞動的不足。人類對於自然界就不純是被動的，而因勞動關係反能利用自然界為自己的利益。人類這樣適應自然界生存的力量增加，便到處不拘水土氣候都能生活，譬如從熱帶遷移到寒帶，仍然一樣的能生存能發展，而且反因寒帶住居需要衣服禦寒，於是生活更複雜起來，而社會就跟着更能發展。

人類兩手語言腦的結構等交互影響發展之下，更加能夠從事複雜的工作，提出較高

的目標，並且能夠做到。勞動的過程一代一代遺傳下去，更加複雜的更加完成的更加多方面的。打獵捕魚之外，加以農業，農業之外，加以織造陶器等；在工業與商業之外，又發現藝術和科學；從部落發展為民族和國家；法律政治發展了，同時人類生活反映到腦筋中，便形成幻想的宗教。這些表面上彷彿表現出是由人類的腦筋中計劃出來的，於是隨以為文明迅速發展的原動力是人類的腦筋，而忘記了根本還是勞動的手的功能，所以結果形成唯心論的人生觀。這種人生觀一直流傳到現在，根深蒂固的盤據一般人的思想，甚至如達爾文派的自然科學家也受其所支配，以至於使他們忘記

了勞動在人類進化上的功能而不能有個關於人類發生的明晰的觀念。而其實：“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誠如一般經濟學家所說。……但勞動的意義還不止此。勞動是人類生存的第一個根本條件，我們在某種意義底下可以這樣說：勞動創造人類本身。”（見恩格斯的從猿猴到人類）

我們這樣另外拿一種觀點，社會學的觀點，來看人類怎樣從動物進化出來，結果，我們看見這一過程不僅受生物學上共同規律所支配，而且也受社會學上特殊的固有的規律所支配，即人類社會存在的第一個根本條件——勞動，同時就是使人類得以從動物進化出來的原動力——勞動創造人。

類本身。這兒我們就可以明瞭，勞動是人類生存競爭所特有的工具，是維持人類物質生存的必要條件，他本身就是物質，絕不是什麼精神的心理的現象；我們看見了人類社會中人與人間的結合以及道德宗教語言思想等皆是建立在勞動上面，皆是人類社會勞動發展的結果。我們又可以明瞭，所謂社會的物質，便是這樣建立在一般的物質上面，便是這樣從一般的物質發展而來。如果我們承認這個斷語不錯，那末我們就完全明白社會現象的確可以做辯證法的唯物論研究之對象，而我們的社會學的確有權利稱爲歷史的唯物論了。

第三章

人類社會與地理環境

這樣，我們便解答了本書開始所提出的問題，即人類社會現象何以是物質的現象這一問題。

解答了這一問題之後，我們就可開始應用辯證法的唯物論去研究人類社會。

首先，我們應該知道，人類社會是什麼？

人類社會是一種有機體，也是一種無機體；這就是說，人類社會一方面有幾點與有機界的機體相似，他方面又有幾點與無機界的機體相似。人類社會不完全是有機界的機體，祇靠生物發展的規律來說明人類社會發展是不夠的，而且是錯誤的，因為由“萬物之靈”組成的人類社會自有其特殊的固有的發展規律；所以所謂“有機派”社會學圖謀僅僅在有機體發展的規律之上建立其理論，結果當然錯誤而不能成功。同時，人類社會也不完全是無機界機體，祇靠無生物發展的規律更加是不夠的，更加錯誤的，一切機械論宿命論的社會學更加不

能夠說人類社會的發展。人類社會蓋兼有有機體和無機體之某幾種特徵，人類社會乃是社會的機體，乃是一種現實的總和。

總和有邏輯的和現實的兩種意義。所謂邏輯的總和，就是說，組成這個總和的各個分子中間，並沒有何種聯繫存在，或者可以形容他是“一盤散沙”，不過堆疊成一個總和而已，而其實這個總和對於各個分子是沒有意義的。現實的總和則不然。現實的總和不僅是各個分子的總和，而且各個分子中間相互聯繫着，這一分子的變動可以影響到其他的分子，或甚至影響到整個的總和，這種總和對於各個分子是有密切影響的。

人類社會便是這種(現實的)總和。在人類社會裏，各個個人并不是處在“一盤散沙”的情形，人與人中間是有種種關係聯繫着的。勞動經濟上的關係，政治組織上的關係，所謂“精神生活”上的關係，以及其他如家庭如社會等的關係——這些關係匯聚起來(總和起來)便形成整個的社會生活，但是整個的社會生活所包含的種種關係中間也是依照某種形式互相聯繫着的。瞭解人類社會，根本上就在瞭解種種社會問題怎樣聯繫起來，因為顯然有一種動力是聯繫種種社會關係而為人類社會存在之必要條件的。

這種動力便是勞動。

理由是很明顯的。我們既然知道，人類本身就是勞動所創造的，人類的語言思想智識經驗等都是依勞動的需要而產生而發展，那末，一切的社會生活自然是建立在勞動上面。“人類必須先吃喝穿住，然後才能夠從事於科學藝術等。”（恩格斯）要滿足人類的吃喝穿住，必須勞動。“三歲小孩也知道，如果停止工作，不要說停止一年，即使停止幾個星期，這個民族也要餓死。大家同樣也都知道，各種不同的羣衆所需要的生產品，必須有相當數量的社會的必須勞動，才能生產出來。”（馬克思）的確，假使這個社會全體停止勞動，那末不久全體社會都要餓死，因為不僅沒有新的生產品製造出

來以供給人類吃喝穿住的需要，而且以前製成的生產品，亦堆積於各方，不能搬運各處以應各方的需求。勞動的關係乃是社會存在的根本。社會上無論那種現象，無論那種關係，都直接間接與勞動有關。譬如基督教牧師往非洲野蠻人社會中傳道去，這彷彿牧師和野蠻人之間祇是“精神的”的關係，與勞動無關了，而其實，假使牧師的“文明社會”和野蠻人社會中的輪船火車交通不方便，這兩社會間沒有交易的關係，即沒有勞動的關係，牧師與野蠻人間，這種精神的關係也是不能發生的。

綜上所說，如果要問社會是什麼，那我們就可以簡單概括的解答：社會是建立在人

類勞動上的人與人間關係之最大的現實的總和。

這是我們應用辯證法的唯物論所得的社會的定義。我們更由這定義出發，去研究社會全盤的發展；我們尋求各種社會現象，直至最高的所謂“精神”現象，與勞動的關係；我們又研究這一社會形式怎樣進化過渡到那一社會形式來。這便是應用辯證法的唯物論的方法以求得歷史的唯物論的結論。

這個結論的大意便是：

“在其賴以生存之社會生產中，人們處在一定的必要的不為其意志左右的一些關係——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適應於物質生產力發展之某種程度。這些生產關係之

總和形成社會的經濟結構，真實的基礎，在這基礎上建立法律的政治的築物，而一定的社會意識的形式又是適應於這基礎的。物質生活的生產方法決定社會政治及一般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的意識決定真實，反是社會的真實決定人的意識。在其發展的某種階段，社會生產力遂和現存的生產關係發生衝突，換一句法律的術語說，即和私產的關係發生衝突，生產力本就在這些關係內部成熟了的。這些關係本是生產力之進化的形式，而今却變成了生產力的障礙物，於是社會革命的紀元開始了。經濟基礎上所生的變革，或遲或速搖動了所有巨大的築物。當人們觀察這種變革時，須永遠

注意區別經濟生產條件之物質變革——這種變革可以借助於物理科學和自然科學精密看出——和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一句話，思想的形式——在這些形式底下，人們認識得衝突，且澈底發展之。人們不能就某個人對他自己的觀念來評判他，同樣，人們也不能就這變革時代的社會意識來評判這時代，恰恰相反，應該用物質生活的矛盾，用社會生活力和生產關係中間的衝突，來解釋這個意義。一個社會，在其所能容受的一切生產力未曾完全發展以前，從來不會消滅的；新的較高的生產關係，在其物質的生存條件尚未於舊社會中醞釀成熟以前，也從來不會發現的。

所以人類從未提出牠所不能解決的問題，因為切近些看，問題本身永遠祇是當解決此問題的物質條件存在時或至其快要實現時，才提出來。大體說來，五洲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近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法，可以說是代表社會經濟形式上許多進化的階段。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生產過程之最後的矛盾形式，這裏所指並不是個人矛盾的意義，而是個人的社會生產條件中生出的矛盾的意義，在資產階級社會內部發展的生產力，同時造成了解決此矛盾之物質的條件。這個社會形式完了，因此，人類社會的史前史也就告終了。”（馬克思的經濟學批評序言）

馬克思這一段話，自然需要詳細的解釋，而且這本書，可以說就是解釋馬克思這一段話的重要部分。首先，我們試問：各種社會發展之真實的原因是什麼？馬克思顯然答覆說一是社會的生產力。但我們再問：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真實的原因又是什麼？那我們首先就應該在地理環境中去尋了。

這一地方的地理環境，即這一地方的自然界，對於這一地方的人類社會生活，顯然有很大的影響。人類本是一種動物，本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人類社會也本就是自然界的產物。離開了自然界，人類及其社會便不能存在。

馬克思說：“土地（在經濟觀點上包含水

在內)最初供給人類以食物,此現成的維持生存的材料,土地用不着人類有何種助力而即能存在,成爲人類勞動的總的對象。勞動直接從土地所取得的一切物品,乃是自然界的勞動對象所給與的。譬如人們捕獲的魚鱉,在原始森林中砍伐的木材,從礦苗中採取的金屬…。土地是人類食物的最初的儲藏庫,同時又是人類勞動機關的最初的儲藏庫。譬如土地供給人類以石頭,人類得利用之以作投擲摩擦壓榨割切等動作。”土地供給原料,爲製造生產品之用,並供給維持生存的材料。人類又利用自然界的規律與自然界爭鬥,汽力電力以及地心吸力等,人類可利用之以爲自己的利益,然而這

些皆是自然界的力。總之，自然界對於整個的人類社會既是這樣重要，則各地方的人類生活，因所處地理環境（自然環境）的不同，而各受不同的影響，自然是十分明瞭的事。地理環境決定那滿足人類需要的自然物的性質，同時也決定那人類生產出來以滿足其需要的物品的性質。沒有金屬的地方，當地的部落便不能夠專靠自己的力量從石器時代再進化出來。從原始的漁獵生活進化到遊牧生活和農業生活，也需要有相當的地理環境，即是說當地須有相當的動物和植物。譬如摩爾根（Morgan）研究美洲印第安人（紅種人）的生活，發現兩半球住民社會發展進程所以差異如此之大，其

原因乃是西半球缺乏可以馴養的動物以及兩半球植物種類之不同。維祺(Waitz)說：

“北美洲的紅種人完全沒有家畜。這是很重要的，因為這是紅種人所以停滯於低等發展階段之主要原因。”斯文府爾(Schweinfurth)發見在非洲某地發生人口過剩時，其住民的一部分遷移到別一地方，有時受地理環境的影響致變其生活形式：“以前經營農業的部落變成了狩獵部落，以前從事遊牧的部落變成了農業部落。”照他的話，非洲中部富於鐵產區域的住民，“自然是要從事鍊鐵的。”

還不止此。人類社會在低等的發展階段時，相鄰的幾個部落中間即開始發生關係，

互相交換剩餘的生產品。這樣，地理環境對於各個部落生產品發展的影響，似乎可以減輕，因為這一部落沒有的物品可以從別的部落交換得來了。然而不然，各部落間所能夠發生關係且能維持其關係，其受地理環境的影響亦是重大。海洋河流山脈的分布對於各部落間的關係有種種影響。唯心派的黑格爾（Hegel）對於地理環境尤其對河流山脈的影響是承認的，他說：河海撮合人類，而山嶽隔離人類。黑格爾的話，在某種範圍內本來是對的，但河海能夠撮合人類必須在社會生產力已經發展至某種程度，在生產力低度的時候，河海不僅不能撮合人類，而且是各部落間關係的障礙。但無

論如何，地理環境對於人類社會間關係影響之大，也是很顯然的。

此外，氣候，土壤，地面高度，海岸線……也與人類社會有很大的關係。氣候，在農業上，可以影響當地的植物：中國南方產稻而北方則產麥，又可以影響於一年中農時的長短：中國南方有幾處每年能夠有三次收成，而在西比利亞則農時甚短，每年只能收成一次；在工業上，氣候也有種種的影響，原料產地與工業中心之距離是很重要的；在交通上，氣候的影響尤大，寒帶的港口如列甯格拉到冬季即凍結不能行船，江河的交通亦然；其他如寒帶之需要更多的食糧衣服住宅及燃料等，尤盡人皆知了。

人口的密度與氣候關係尤其顯明，密士尼可夫 (metchnikov) 所著當代社會發展之地理派學說一書中有如下的例證：全世界人口繁密的城市可以說都在二個極寬的等溫線(每年中平均溫度的地帶)內，即從零上十六度線到零上四度線。零上十度的等溫線可以說是氣候最佳文化最高的地帶，在這地帶內，包含有全世界最富足的和人口最密的城市：芝加哥紐約費拉德爾費倫敦維也納與底塞北京；在零上十六度等溫線內：聖路易立斯那羅馬君士坦丁堡東京；在零上四度等溫線內：克雷斯汀那斯德哥爾摩聖彼得堡莫斯科；在零上十六度等溫線以南，祇有少數超過十萬人的城市：墨

西哥新奧爾良德勒汗加爾各答孟買馬德拉斯廣州；在零上四度等溫線以北，則除威尼伯爾和伊爾庫次克等之外，沒有別的大城市。土壤也與氣候一樣影響於植物。地面高度除影響於動植物種以外，也直接影響於交通，平原的江南，高原的四川和山地的貴州，其間之社會生活差異是很顯然的。海洋線的屈曲與否尤為過去數世紀間各國文化程度之標準，各國軍港或商港都是就海岸形勢建築起來的，例外的很少，祇有塞爾堡等幾個港口。其他如礦產，動物，植物水道等除上面所述種種影響外，還有其他的影響。近世紀來煤鐵等礦產之爭奪在歷史上佔重要位置，摩塞爾煤油問題支配了

歐戰前後近東的外交，便是一例；美洲金礦的發見，馬克思且以爲是歐洲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一個原因。一般的動物是原始人類的仇敵，其後變爲人類狩獵的對象，又其後則爲牧畜的對象。植物成爲森林，而森林又影響於交通的道路、牧畜和農業等。陸地的江湖之水首先是人類必需的飲料，其次是農業的灌溉所之可缺少的，從長江黃河之流域社會生活甚差異，可以看出河流利於灌溉與否影響甚大，其次水流并可利用爲發動力，舊時的磨房和近時的“白煤”（水生電）便是一例。

根據以上所說，地理環境對於人類社會之重要，是十分明顯的了。地理環境決定

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一地方，若其地理環境良好，則其社會的生產力便可向前發展，因之社會的經濟構造跟着向前發展，因之其他種種的社會關係也就跟着發展。反之亦然。這種學說，即承認地理環境對於人類社會有重大影響的學說，在馬克思以前許多學者就主張過：古代如希波克拉特（Hippocrates），十八世紀如孟德斯鳩（Montesquieu），近世如波克爾（Buckle）等。即便著名的唯心派哲學家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中也看出“世界歷史的地理背景之有重大的作用。但黑格爾是以“觀念”為歷史發展的根本原因的，他雖然看出“地理背景”的重要，究竟仍然不能估量這“背景”的完全的真正

的價值。真能夠估量這‘背景’的完全的真正的價值的，祇有馬克思及其學派。因為黑格爾的根本觀念固然錯誤，但其他的“地理學派”也犯着共同的錯誤，即他們以為地理環境對於人類的這種影響，是直接的。

他們以為地理環境直接影響於種種社會生活：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等，甚至於個人的心理才能。譬如他們說：某種氣候底下的住民好自由，別一種氣候底下的住民能耐授專制統治，又有一種氣候底下的住民則多迷信而受制於神權思想……。這種學說論地理環境的影響，太過於機械了，不啻是承認人類社會的命運完全法定在地理環境裏頭，絕無一點活動的餘地。然而事實上并

不是這樣。地理環境的變化極遲緩，而人類社會的變化極迅速；我們若不站在地質學的觀點，而站在社會學的觀點，則我們可以說地理環境差不多是不變的，而人類社會則日新月異變化極速。舉例來說，現在的希臘猶是亞里士多德(Aristoteles)時代的地理環境，然而那時希臘文化為全歐洲之冠，而今則希臘幾乎無所貢獻，這是甚麼緣故呢？英國的地理環境并無多大改變，然而又可以說明由茹毛飲血的野蠻的英國能夠進化到封建的英國，到手工業的英國，到資本主義的英國，到將來共產主義的英國呢？美國德國法國日本等的地理環境本不相同，但何以經濟的組織這樣類似呢？印度埃及

南美及中國，不久之前才是自然經濟的社會而今地理環境并未改變，何以忽然進化到了商業資本主義社會，甚至於工業資本主義社會呢？一百年前荒煙蔓草的上海到現在成爲中國最大的城市了，但上海的地理環境并未曾變，這又是甚麼緣故？由以所舉諸例，我們可以明白地理環境雖然對於人類社會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但其影響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間接的經過這一地方社會生產力所構成的生產關係，才影響到其他一切的社會關係去。

爲更加明瞭起見，我們再舉一例來說明：唐山本是一個不重要的小鎮市，但現在則成爲北方的大產業區。唐山所以有這轉變，

是因爲產煤，然并不是因爲唐山地理環境的不同；唐山的煤是“古已有之”。不過，第一從前煤的作用甚少，或不知其所用，第二從前採煤的技術幼稚，沒有採煤的機器，第三從前沒有資本主義的生產，沒有數萬的新式雇用勞動者（礦工），現在則恰相反。

要使小鎮市的唐山，變成大產業區的唐山，所以必須有相當的生產關係存在，到這時社會有煤的大需要，又有大規模的採煤技術，並有大規模的生產組織，數萬礦工像牛馬一般在資本家鞭撻底下勞動着——必須間接經過這一種生產關係，然後唐山的地理環境——煤產，才能夠影響到唐山社會。

因此，歷史的唯物論承認社會生產之發展，首先是受地理環境所決定，同時又指出地理環境祇能直接影響社會生產力所構成的生產關係，其影響於社會生活，則是間接經過社會生產關係的。

但地理環境對於人類社會的影響，其本身亦因社會生產力發展的階級不同，而異其程度。這就以上所舉諸例看來，已經可以明白了。在生產力很低階段的社會，地理環境對於人類的影響，幾乎與對於其他動物的影響是一樣的，即是說地理環境可以決定當時社會之消長存亡。但到後來，社會生產力因受地理環境影響而發展到了相當程度，反而增加人類對於自然界的力量，即以

此減輕了地理環境影響的程度。將來，到了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時，社會階級的分化消滅了，階級鬥爭自然也就停止了，跟着一切的社會內部鬥爭也完全沒有，那時全社會人類都可以將全體的力量向自然界鬥爭：從自然界之奴隸進而為自然界之王——“從，必然，的世界到‘自由’的世界。”（恩格斯）但這兒我們應該注意的，即所謂人類為自然界之王，這並非如孫行者“逃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之謂；人類永遠是動物之一種，人類社會永遠是自然界的產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這不過是人類完全認識自然界的力量，為人類全體社會的利益，“自由，者‘必然’的認識之謂也。”（恩格斯）

除了地理環境之外，自然界另有一部分也能影響於人類社會，這也是我們所應該提起來說的。這就是人類自身的生理構造，包含一切心理機能，五官感覺，遺傳特性，蕃殖本能等在內。我們自然不能不認人類的生理構造（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也能影響於人類社會，但：第一，人類生理構造的變化，在社會學觀點上看來是很遲緩的，決不能解釋迅速變化的社會形式；第二，人類生理構造對於社會生活的影響，也須經過社會的生產關係；第三，社會生產力愈進步，則這個影響的程度就愈減少。

第四章

生產力

我們應該知道，“解剖社會，應該先從經濟解剖起。”（馬克思——“Sianats onie de a So ciete' ciuilest deter missie pon aon e' conomie”，譯是人民社會的解剖學受其經濟所決定。）而經濟發展的根本——

生產力，本身發展的原因，首先應該在地理環境中去尋了；現在我們更進一步來看生產力究竟是什麼？

我們前面說過了，人類從自然界的奴隸，逐漸變成至於為自然界之王——而其他動物則仍然處於自然界的奴隸地位，不克振拔出來。這是很明白的，而所以如此之故，也是很明白的。人類與其他動物一樣，同受生存競爭的公例所支配，同須適應於其環境——自然界；然而人類獨能逐漸屈服自然界，利用自然的力量及其規律以為人類的利益，究竟是為何原故？這是因為人類之適應於自然界，是積極的適應；而其他動物之適應自然界，則是消極的適應。其他動物

的生存，完全受自然界的限制，自己毫無一點自由，毫無一點反抗自然界限制或屈服自然界權威的能力；人類便不然，人類一開始便不是完全受自然界的限制，隨後社會發展，自然界限制人類的權威便日減一日，人類能利用自然界的地質以種植五谷果實，利用自然界的江海以便交通，利用自然界的動物以增加生產或維持生存，利用自然界的電氣以經營種種業務……。人類始終要適應自然界，但人類的這種適應是積極的，不是消極的。這便是人類所以異於其他動物的根本要點之一。

人類對於自然界之積極的適應，便表現在人類的勞動。勞動對於人類之重要，我們

早已知道了。我們在本書第二章已經說過：勞動不僅是人類生存的第一條件，勞動而且創造人類本身。假使人類社會停止一切勞動，則不久全體社會都將完全消滅。人類耕種土地，收成五谷及其他果實；人類馴養動物；人種栽種棉花和苧麻；人類砍伐木材製造磚瓦；——以滿足衣食住的需要。人類從地下深處採取銅鐵煤炭出來，以製成機器。使用機器由各方面向自然界作戰，改變全地球為一個大工廠，在其中拿着斧頭，使着機器，以至穿遼道，橫跨海洋，飛越天空，鐵道佈滿陸地，電線裝遍海底，到處從幾百萬人的大城市到極偏僻的地域，人類像螞蟻一般勞動着——適應自然界，並使

自然界適應人類自己。自然界這一部分——人類社會，對抗自然界那一部分——人類以外的自然界——外界。整個自然界中間這兩部分不住的對抗之形式，就叫做人類勞動的過程。“勞動首先是介在人類和自然界中間的一種過程，在這過程中，人類由自己的活動以約束，支配並監督人類和自然界中間之‘物的交換’。”（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勞動不是別的，祇是人類社會從自然界吸取物質能力。“爲要改變自然物，使之成爲某種形式，足以適應其生存，他（人）便運動他的身體上的天然力量，手，足，頭和指。”（同上）人類社會和自然界中間，這種‘物的交換’就是人類社會的生產。人類

愈能適應自然界，則其從自然界吸取的物質能力就愈多，社會就愈發展。反之亦然。

人類社會依賴從自然界吸取來的物質能力以生存，生產就是維持人類社會生存的根本必要手段。要使人類社會繼續不斷的生存，必要生產過程日新月異不斷的延續。這是很明白的。假使在某個時期內，社會生產了某種數量的食糧衣服用具等，而這些生產品在同一時期內都食盡穿盡用盡了，顯然社會便須立刻開始重新生產。生產必須不斷的複演，必須後一生產環緊密連接着前一生產環。這種一個連接一個生產環，這種生產的不斷的複演，就叫做複生產的過程。要使複生產過程能夠實現，必須生產

其一切物質的條件。譬如現在要生產布匹，必須有織布的機器，要得機器須有鋼鐵，要得鋼鐵須開鐵礦和煤礦，要運輸煤鐵又須鐵道，因此鐵軌車頭等以及公路輪船諸交通機關皆是不可缺少的，而且又須堆棧工廠及其他。總而言之，現在要生產布匹，便必須要有各種各色的物質生產品。我們不難看出，這些各種各色的物質生產品，在生產過程之中，有些消耗得快些，有些消耗得緩些：織工的食糧食盡了，織器磨壞了，堆棧破舊須要重修了，車頭損失了，鐵軌脫落了…這就是說，複生產之必要的條件，便是不斷的以新的生產品（由生產取得的）去替換那些各種各色食盡的穿盡的用盡的東

西。人類社會為延續複生產過程，必須於相當時期內有相當數量的食糧建築物礦產製造品交通機關……。人類社會如果不願意降低其現在生活水平線，就必須生產這些東西，從最需要的米麥煤鐵起以至於顯微鏡粉筆訂書皮及報紙等。因為這些東西都加入社會的物質流通裏，都是總的複生產過程之一切物質的部分。

所以我們說，人類社會和自然界中間這種‘物的交換’社會生產，乃是物質的過程。因為，一方面勞動對象，勞動工具及勞動結果所得之生產品，完全是物質的；他方面勞動過程本身就是消耗勞動者體力運動物質的生產上的能力，如神經肌肉的力等。

“如果從其結果，生產品，來看整個的過程，則勞動機關和勞動對象合起來就叫做生產機關，而勞動本身就叫做生產的勞動。（馬克思的資本論第一卷）生產以及勞動之物質性，我們應注意，因為社會這個根本的生存條件既然也是物質的，則因此而生的一切社會現象，自然也都是物質的。

這樣，我們就明白，人類社會和自然界中‘物的交換的’的過程，就是社會複生產的過程。在這過程中，社會消耗其人的勞動能力，以換取某種數量的自然界能力（即馬克思所謂“自然界物品”）。這兒，大家都可明白，這社會發展與否，須視在這種‘物的交換’中，雙方的盈虧如何？人類社會從自然

界吸取的能力，比其自己為吸取這能力而消耗的能力，究竟是多些呢，少些呢，或相等呢？如或多些，則多至若干倍數？如或少些，則少至若干倍數？社會發展，退化或停滯的問題，便決定在這一問題上頭。

假設有個社會，為滿足其需要，須消耗所有的勞動時間。這就是說，消耗了舊有的生產品之後；新得的生產品仍然與舊有的生產品一樣數量，再不多出一點。在這社會內，就沒有剩餘的勞動時間以生產剩餘的生產品；人們生產了多少，便消耗了多少。消耗了多少，又生產了多少，一毫也不增加，一毫也不減少，所有的時間都是用來生產同數量的生產品。社會停滯於一樣的生

活水平線之下，不發展也不退步。

假設有某種原因，竟使同數量的生產品，需用比前一半的勞動時間便可取得了。於是這個社會的勞動時間，就被解放一半出來。這一半自由的時間，可以用來經營新的生產部門，用來製造新的勞動工具，用來採取新的原料等，或用來做若干所謂精神的勞動。這兒，新的需要就能發生，所謂“精神文明”就第一次開始能夠產生和發展。自由的時間有一部分一經用來改良舊有的勞動方式，則為滿足舊有的需要，所消耗的就已經不是一半的勞動時間，而是少於一半的勞動時間了。如此下去，每次生產環所消耗的勞動時間便逐漸減少了，而自由時間便

逐漸增多：一方面用於製造新的工具，機器等，他方面用於新的生產部門，滿足新的需要，另一方面又用於“精神文明”首先是與生產過程較有關係的部分。

再假設一個相反的情形，即為滿足同樣的需要，所消耗的，不是一半的勞動時間，而是二倍的勞動時間。於是這個社會如果不採用另一種勞動方式或一部分移民，則必須退化，其中一部分必然要滅亡。如果這個社會本是一個發展很高的社會，有來富的‘精神文明’有多方面的需要，有無數的生產部門，有春花怒發的‘科學與藝術’，一旦碰着了困難，如戰爭之類，引起了社會的破壞，那時新的技術破壞了：迫得去用舊時的

技術，舊時的勞動方式，而要滿足原有的需要，則須多倍的勞動時間，生產減少了，需要縮少了，生活水平線降低了，“科學與藝術”之花枯槁了，“精神文明”墮落了，全社會“野蠻化”了。

以上所據諸例說明甚麼？說明社會的發展，乃受決定於社會勞動的功效，或社會勞動的生產性 (Sa productivite)。社會勞動的生產性，乃是所取得生產品數量和所消耗勞動數量中間的比例；或者換過來說，勞動生產性，乃是某種勞動單位（譬如一小時或一日或一年等）除生產數量所得的商數。譬如平均每一小時勞動所得的生產品增加了二倍，則可說這一社會勞動的生

產性增加了二倍了；反之，若平均每一小時勞動所得的生產品減少了二倍，則可說這一社會勞動的生產性減少了二倍了。其餘可以類推。從此很明顯地可以看出，社會勞動生產性完全真確地表示人類社會和自然界中間的“天秤”，(Balance)表示二者之間的相互關係。

上面已經說過，生產的過程乃是物質的過程；跟着，我們現在便可以知道，社會勞動生產性也是物質的。所以我們應該就其物質的組成部分，來觀察這個生產性。我們觀察的結果，發現生產性是由三部分的物質組成：第一是生產品的總和。第二是生產機關的總和，第三是活的勞動力的總和。當

我們觀察這一社會的勞動性，我們首先所看見的，就是這一社會生產出來的生產品；其次，我們知道這些生產品並不是天然存在的，乃是活的勞動力使用勞動工具就自然界的物品製成的，因此，除生產品之外，我們又看見生產機關和活的勞動力。生產品，生產機關，勞動力——這三部分組成整個的社會勞動生產性，而這三部分間又都相互影響。這就是說，我們知道了其中那二部分——生產機關和勞動力，便可以推知其餘的一部分——生產品。譬如我們知道，這一社會有何種生產機關及其數量若干，我們又知道，這一社會有何種勞動力及其數量若干——我們知道了這一社會

的勞動生產性中這二部分，即刻便可以推知其餘的一部分，即在一定期間中這一社會生產若干生產品。這也就是說，我們知道了生產機關和勞動力，就足夠推知這一社會的勞動生產性了。

勞動生產性中生產機關和勞動力二部分總和起來，便是我們所要知道的社會的物質生產力。既然由生產力可以推知社會勞動生產性，可以推知這一社會對於自然的權力至何種程度，從此可知，生產力乃是社會發展階段之指標。

現在，我們就應分析生產力本身，尋出其發展與其中那一部分最有關係了。

我們已經知道，生產力是生產機關和勞

動力二部分總和而成。現在先看生產機關。生產機關本身又分成二部分：勞動對象和勞動工具。勞動對象首先是所謂“自然力”——這并非人類用為發動了（即勞動工具）的力，乃是準備成為勞動生產品的物質，那人類直接從自然界取來的，譬如水中備釣的魚，山中備砍的木，礦中備採的鐵等——這些都是勞動對象。但如果這些勞動對象經過是一番勞動，即積蓄了某種分量在內之後，則就變成原料了。所有原料都是勞動對象，但并非所有勞動對象都是原料；勞動對象要成為原料，必須是勞動對象經過勞動之後，而有相當的改變。這樣，在勞動過程中，自然物的第一形態是勞動對象，第

二形態是原料，第三形態就是生產品。但這一勞動過程的生產品在別一勞動過程之中，可以成爲勞動對象或勞動工具。譬如葡萄本是農業的生產品，但在釀酒業看來則成爲原料（勞動對象）了；紡織機器本是機器製造業的生產品，但在紡織業看來則成爲勞動工具了。可是勞動對象，勞動工具和生產品三者，本無何種絕對的界限，祇在一定的生產過程中才能分析出來。勞動工具是人類社會依照自己目的用來改變勞動對象的。這與勞動對象一樣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給與這一部分於人類，而人類即以這一部分的自然界做成自己的官能，接續於自己固有的官能并加強之。最原始

的勞動工具，或者可用純粹的不經勞動的自然物，如石頭樹枝等，但後來勞動工具就複雜起來了，到了現在，一架機器之製造必須用多量的勞動。其次再看勞動力，勞動力使勞動對象和勞動工具這二部分自然界變成活的適合人類目的的生產品，如果沒有活的勞動力，則自然界的物品仍然不能適合於人類的需要。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中之重要是可推想而知的。即使到機器極發達的社會，勞動力仍然重要，因為無論如何，仍然需要人類的少許勞動以推動機器生產。

以上便是組成生產力的各部分。這些部分雖然同是不可或缺的，但其中是站在一

定的關係，有幾部分的變化是以影響整個的生產力的變化。在生產力的各部分中，生產機關可以決定勞動力，這就是說，假使我們知道了社會的生產機關，便可以推知這一社會的勞動力。這是不難索解的。因為，譬如這一社會採用某種新發明的機器去生產，則我們明顯地可以看出這一社會自然要有一種工人，一種勞動力，能夠運用這種新發明的機器：有紡織機器，便有使用這機器的紡織工人；有火車，便有鐵路工人；有汽車，便有汽車夫……。從此可見生產力中的生產機關，就可以做生產力本身發展階段的指標，即是可以做社會發展階段的指標。

但我們還可做進一步的分析。上面說過，生產機關中也包含二部分：勞動對象和勞動機關（工具及其系統——技術）。在這兒，勞動對象是受勞動機關所決定的，因為在常態的再生產中，這一社會既有某種勞動工具，自然有相當勞動對象來適應這一工具；人們能夠在生產過程中運用紡織機器，必須在這一生產過程中有棉花及其他原料或自然物，且須有必需的數量以供生產之需要。從此又可見生產機關中的技術，就可以做生產機關本身發展階段的指標，即是可以做生產力發展階段的指標，亦即是可以做社會發展階段的指標。

這樣，我們可以完全確信地說：人類社

會和自然界中間相互關係之正確的物質指標，乃是社會勞動工具之系統，即社會的技術。社會技術表示社會物質生產力和社會勞動生產性。

社會技術對於人類社會的重要，從此可以明瞭了。所以馬克思有這樣的名言：“殘留的勞動機關（即工具）對於研究過去的社會經濟形成（即各種不同的社會）之重要，恰如殘留的骨骼結構對於研究過去的勞動組織之重要一樣。各種經濟時代之區別，並不在於生產甚麼，而是在於怎樣生產，在於使用何種勞動機關……道爾文注意於自然的技術學之發達史，那動植物在其維持生存中帶有生產工具作用的官能之發

展史。對於社會的人類生產官能之發展史，對於每個社會組織的這些物質基礎，不應該這樣注意嗎？…使用并創造勞動工具，這在某幾種動物中雖然略有萌芽，但這究竟是人的勞動過程的特點，所以佛朗克林爲人類下一定義說；‘人是製造工具的動物’。”

第 五 章

社會學分析之出發點

根據以上所說，我們就歸結到底下一則科學的規律：

觀察社會，其發展條件，其形式，其內容及其他，必須先從分析社會生產力或社會技術基礎開始。

技術的發展，是總的社會發展的原動力。

這是明顯的。現在我們試就反對這一規律的幾派理論加以批判。

這兒，我們用不着指出唯心論對於社會發展原動力的見解之錯誤因為唯心論的根本錯誤，我們已在上面指出了。這兒，我們祇就貌似唯物論觀點的幾派重要理論，加以批判。我們舉出三派理論：一，自然影響論，二，人口論，三，人種論。

自然影響論 這派理論，論技術和勞動對象(即自然條件)間之關係，恰與我們的見解相及。古諾夫(Heinrich Cunaw)可以代表這派理論。他說：「技術和自然條件有

十分密切的關係。譬如某種原料之出現，可以決定某種技術能否形成并向何方面發展。舉例來說，沒有某種石頭或樹木或金屬或纖維質等的地方，當地住民便不能獨立地採取這些自然物以製成工具和武器。”古諾夫這種理論似算是理由充足的，因為你們也知道并在本書第三章內也指出自然影響之重要，而且自然界又是先人類而存在的。的確，我們爲甚麼不學自然影響做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反擊人爲的技術做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呢？這樣，我們豈不是違背了唯物論嗎？

然而不然。我們祇要進一步研究，就可發現古諾夫式的觀點是不正確。沒有礦苗的

地方，自然從地下採不得礦物出來，然而有礦物的地方，祇靠人的手指也是採不得礦物的。但如果人類甚至不知礦物的用處，地下卽有礦苗也沒有人去理會。原料絕不像古諾夫所說是“存在”於自然界。原料是勞動生產品，其非“存在”於自然界裏，亦如吳道子之畫和羅丹之雕像一樣。這兒，古諾夫顯然將原料和勞動對象混爲一談，他完全忘記石頭樹木金屬纖維質等能有原料的作用。必須在相當的技術底下。煤炭能成爲原料，必須在技術已經發展到能夠深入地下從黑暗地獄中提拔煤炭到光明天堂的時候。在原料之採取的意義底下，自然影響本身就是技術發展的產物，因爲當技術尙未

發展到能夠採取煤炭以前，煤炭一點也是不能“影響”，祇好在地下靜睡罷了。而且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一般說來，自然條件的更變，是比社會的更變多倍遲緩，當然不能夠解決社會的發展，即做社會的發展原動力。可見自然影響論欲反對我們的見解，而結果仍證明我們的見解不錯。

人口論 這派理論以為人口增加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的確，蕃殖是生物的一種本能，人類未為形成以前，就已具有了蕃殖的本能。或者社會發展果真是受人口增加的決定，而不是受技術發展的決定罷？

實際上并不是如此。恰恰相反：不是人口增加決定社會發展，反是隨社會生產力發

展，亦即是隨技術發展，然後人口才有增加之可能。社會中人員數量之增加，不是別的，祇是社會系統之擴大和增長。而社會系統之擴大和增長，又須人類社會和自然界關係進步之後才有可能。沒有擴大社會的生活基礎，多量的人類是不能生活的。反之，社會的生活基礎一經縮小，必然要表現在人口減少上頭來。怎樣減少呢？那是另外的問題。也許是人工節制生育。也許是死亡率提高，也許是其他的方式。但減少是必然的。

此外，這派理論以為人口增加是純粹生理學的“自然的”蕃殖過程——這是完全錯誤的。這一過程是受決定於種種色色的社

會條件；階級的分化，各階級的地位，以及社會經濟的形式。以後我們將要說明社會的制度，是隨生產力發展的階級而不同。但這兒，我們已經可以明顯地看出，技術發展和人口增減的關係，已經不是簡單的關係了。現在祇有蠢人才相信人類的蕃殖是與動物一樣原始一樣簡單。一方面，在人類社會裏，人口要增加，必須先增加生產力，不然，其餘的人口就無處維持生活；他方面，物質財富之增加，不限定要引起人口增加。近代在工人家庭中盛行人工節制生育，社會所謂交際之花更多防備妊娠以免腰圍寬大有損美觀，法國農民則又不願兒童多過工人以免遺產多分而益少。

因此，關於人口論，我們可以這樣說：第一，人口增加必須是社會生產力先有發展；第二，各個時代，各種社會形式，各階級的地位，都各有其特殊的固有的人口增減規律。馬克思說：「抽象蕃殖規律，祇存在於動植物中從來經過人類干預的種類裏面……每個特殊歷史的生產方式，各有歷史意義的人口規律。」而歷史的生產方式，又受決定於生產力的發展，即技術的發展。從此可以明白，不是人口增加決定社會發展，仍是技術決定社會發展。

人種論 這派理論以為社會是人類組織的，但在人類歷史上因人種不同，各人的作用亦不同。有些人種是“歷史的”人種，因為

產生全世界的名人，科學家，藝術家，偉人等；有些是‘低等的人種’他們因其人種關係是不能進步的，他們祇是‘歷史的人種’的肥料而已。人種之差異，就是社會所以有各種不同的發展之原因，觀察社會應該從人種差異分析起。

蒲列哈諾夫曾經駁斥這派理論說：“當某種歷史現象原因的問題提出之時，時常有些蠢而認真的人能夠蓄意於那些等於毫未解答的答案。假如你們擊你們提出的一個問題去問一位‘學者’。你們問他，有些民族發展很慢，而有些民族則發展很快，究竟是甚麼原故？這位‘學者’不假思索立即可以答覆你們說，這是要用人種性來解釋的。你

們瞭解這個答案的意義嗎？有些民族發展甚慢，因為其人種性使之發展甚慢；有些民族開化甚速，因為其人種的特徵使之發展甚速。」

人種論首先是不合事實。所謂天性不能發展的“低等”人種自然是指異種而言。但同時我們可以證明。古代有一黑種民族，在印度和埃及建立程度甚高之文明。黃種也是不合時宜的人種，但中國古代文化比當時的白種要高好幾倍。現在我們都很知道，古代希臘有許多是從敘利亞巴比倫埃及模仿來的。以上這些事實已足可證明的人種的解釋是說不通的。人種性是時常變更的，其更變原因是由於這人種的生存條件不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同，而這人類的生存條件如何又視社會生產力程度而定。所以結果社會發展的原動力仍然是技術。

第六章

生產關係

根據上面所說，我們已經知道，觀察某種社會應該先分析其生產力或其技術了。但生產力或技術的發展，究竟怎樣影響於全體社會生活呢？這是我們應該進一步知道的。首先我們應該知道，生產力或技術與構

成社會經濟基礎的生產關係，中間的關係如何？

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區別是這樣：生產力是屬於自然技術的範疇，而生產關係則是屬於社會經濟的範疇。

換一句話說，即生產力是表示社會生產中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而生產關係則表示社會生產中人與人間的關係。

人既然是羣居的（社會的）動物，人類的生產既然是社會的生產，則在生產之中，人類相互間自然不是一盤散沙，自然，不是分離的任意的獨立無所統屬的，而是“處一定的必要的不為其意志左右的一些關係”。人類在生產中的這些關係，就叫做生產關

係。

無論在任何時代在任何社會，人類都必須處在這些一定的必要的不爲其意志左右的生產關係之中，絕不能一刻逃出生產關係以外，如十八世紀思想家所理想的魯濱孫式的人類一樣，然而生產關係並不是在任何時代在任何社會都是一樣的。原始共產社會：生產關係與族長宗法社會的生產關係不同都是封建社會的生產關係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不同，而過去階級的社會的生產關係又與未來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不同。各種不同的生產關係是適應各種不同的生產力發展程度而起的。生產關係之必須適應生產力，我們

很容易說明。我們祇就各種生產關係發展的順序看來，就可以明瞭的。

上面已經說過，要使人類社會繼續不斷的生存，必須生產過程不斷的延續，就是說必須有複生產的過程。同時，要使社會發展，必須這復生產不是單純的過程，而是擴大的過程。但複生產單純的過程能開始進於擴大的過程，又必須生產力發展至相當程度。在原始共產社會中，社會所生產的和所消費的完全相等，各個生產還都是一樣的，都沒有進步發展之可言；僅僅在生產力發展之相當程度之下，複生產才能由單純的過程進而為擴大的過程，而生產關係亦因之改變。即分配的關係從生產的關係分

離出來，後來在生產的關係和分配的關係之外，又造成一交易的關係，而消費後另成一種關係。現在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我們看見複生產過程內包含有生產分配交易消費四種順序。這四種順序，同時亦表明人與人間的關係。

生產係社會成員共同創造那適應需要的物品，分配則依一定的社會規律分配這些物品於社會成員，交易則依各社會成員特殊的需要重新分配那已經分配的物品，消費則由社會成員直接享用這些由生產經過分配和交易得來的物品。這樣，生產是起點，消費是終點，分配和交易是起點和終點之間的中介。

這四種順序，表面看來，彷彿是界限嚴明的，而其實則這四種順序形成一大的複生產過程，且并無嚴明的界限。但這是另一個問題。這兒所重要的，即在說明生產中人與人間的種種關係——生產關係，是適應於生產力發展的某種程度，隨生產力發展而起變化的。

最後的問題，便是在何種時機（即生產力發展到什麼程度），生產關係（更廣汎地說是經濟關係）才會發生變化，因之社會的上層建築物的一切組織也會發生變化，簡單地說，就是何種時機，社會組織才會發生革命？一定的生產力，造出一定的生產關係；但是一旦造出了某種生產關係，那種生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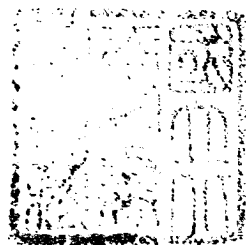
關係便變爲一定的組織，離開生產力而獨立存在了。一定的生產組織，在一定的時期內，是一種有利於生產力的作用及其發展的條件。但是經濟組織一旦造成了，便不能日新月異的變化，而具有多少固定的性質。反之，生產力都因機器的發明和人口的增加等原因，常在日益增加之中。生產力的發展一進到一定的程度，那以前曾如其有利條件的生產組織，現在倒反變成障礙生產力發展的東西了。到了這時，才需要打破以前的生產組織，改造成適應那發展的生產力的組織，這兒，社會革命的時機便到來了。

馬克思在這歷史的唯物論的光輝照射之

下，深刻地研究了現代資本主義。他研究的結果，便知道資本主義經濟組織，已經盡了他的任務。資本主義已經使社會的生產力大大地增加了。這一點是資本主義偉大的功績。然而那個由資本主義的力量所發展起來的生產力，却已經和資本主義經濟組織不相容了；那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也不能不變為社會主義經濟組織。對於那發展的生產力，資本主義組織不僅是無用，而且還有大害，所以資本主義不可不加以推翻。社會革命的時機，已經到了。這便是馬克思應用辯證法的唯物論來研究資本主義所得的結論。

本書主要參考用書如下：

1. 布哈林的歷史的唯物論；
2. 西姆哥夫斯基的馬克思主義論文集；
3. 恩格斯的駁杜林；
4. 博洽德的通俗資本論；
5. 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底發展；



中華民國十八年四月出版

書名 生產力與生產關係

著者 鄧 孟 輝

發行 勵 羣 書 店

印數 1———2000册

01159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實價大洋三角

外埠函購郵費加一

